

## 第二十七章 圣经的现象

对于圣经无误性的观点有两种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种认为无误性错误的理解了圣经的*目的*；第二种认为无误性与圣经的*现象*不符。

当我们谈到圣经的目的，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圣经写出来是为要我们认识救恩的真理，而非关于历史、地理、科学，等等领域的内容。我在有关圣经内容的第24章中讨论了这种反对的观点。

为了回顾并加深我们的印象，我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圣经从整体上并没有对圣俗，或者说关于救恩之事以及关于世俗之事进行区分。

(2) 圣经中的救恩所关注的是人生所有领域的更新，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可以说人生的所有领域没有哪一个超越了圣经关注的范围。

(3)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拯救发生在这个具体的时空世界当中。耶稣的救赎和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地发生在时空之中。我们对历史、地理和科学的认识需要与圣经的陈述相一致，并且与旧约关于人类史前的叙事一致。

(4) 圣经所预设并教导的关于上帝与世界的观点是最与众不同的（回忆第二章的内容）。因此圣经的宣告不仅是针对狭义的人类救赎，也包括了自然和宇宙。

(5) 圣经是上帝向我们位格性的话语。面对这种亲自话语的启示，我们无权来挑选并决定上帝在其主权中所向我们所说话语所涉及的领域。在他向我们说话之后，我们一般来说可以用来判断上帝所说的是关于哪个主题，但这种对上帝话语的理解并没有给我们限制上帝选择主题的权利，我们也不能因此认定上帝所有其他的话语都必须针对同一个主题。

因此，关于圣经我们不可能作出这种明确的区分，认为它的有些内容因为是关于救恩的，所以是无误的，而另外的内容因为是关于世俗领域的，因此就可能含有错误。

关于无误性，另外一种反对的观点是出于对圣经现象的关注。现象是我们从事物的外在所认识到的。康德区分了外在的现象世界，和不依赖于人类经验的本体世界。当代有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含有不少错误。因此有学者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不应该通过圣经对自身的教导来形成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与之相反，我们应该去考察那些观察到的圣经现象。并且他们说如果我们严肃地看待这些现象，我们就不会再说什么圣经是无误的。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归纳法，它与“演绎法”相对，后者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即我们是从圣经关于自身的教导出发，推论出圣经无误性的结论。

我认为对归纳法如此的使用是错误的，这种方法在确定圣经的属性方面是无效的。圣经确实包含了很多看似错误的“难题”。但是它们在我们对圣经论的陈述上到底发挥着怎样作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

围绕基督教信仰所有的教义，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帝至高主权的教义对很多人来说就与人类责任的承担相冲突，并且这种表面的冲突，导致了很多的神学论战；三位一体的教义告诉我们上帝是一而三的，并且上帝的三个位格以及上帝的独一性很难用语言阐述清楚；谈到耶稣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他既是上帝，又是人，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全知的，又是所知有限的，这种反合性的挑战。然而，难道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上帝有至高的主权，人有责任，上帝是三而一的，耶稣有完全的神人二性吗？

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是尽管存在种种难解的问题，仍旧相信上帝的话语。当上帝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莱应许说他们将要生一个孩子时，上帝的应许就面临着挑战。一个上百岁的男性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新生儿的生父？一个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如何能够怀上孩子？从人的角度来看（即使在亚伯拉罕的年代）这种应许是极不可能成就的。但是罗马书 4:19-21 这样告诉我们：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现实的困难而轻看上帝的话，认为上帝的应许是无法实现的；他也并非是毫无判断，消极地等待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之后才付诸行动；亚伯拉罕也没有因为现实的困难，而认为上帝话语成就的可能性会受影响。在各种难题面前他没有丝毫的不信，而是信心坚定地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满心相信”，并且 22 节说到“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你我的榜样，我们也应该如此相信上帝的应许，无论有怎样的难题拦阻我们。

从此我们也看到神学研究正确的方法并不是放弃理性的判断，消极地等待问题自身的解决。而是应该在难题面前，坚定地相信上帝位格性的话语。我们一生有解决不完的问题，可见我们是靠着信心生活，而非靠着眼见。这也是我们在论证圣经教义时当有的态度。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圣经对自身无误性的宣告是极其清楚，没有悬念的。他是上帝向我们亲自启示的话语，无论对圣经现象的归纳对我们构成了怎样的试探，我们都要来相信上帝的话语。

如果圣经对于自身无误性的宣告不那么明确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了。如果圣经对于自身是上帝话语的宣告充满了令人不解之处，然后我们又从圣经的现象中发现它的文本中有各样难解的问题，我就完全有理由重新思考我们一开始对圣经的假设。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怀疑圣经对自己是上帝话语的宣告。从圣经的任何一段内容中，我们都看到上帝向他选民亲自的话语启示，这些话都带有上帝至高的权威，这些话也是我们关乎自己今生生活、永世救赎所必须的。并且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成为书面的形式，上帝因此可以使用它来治理他在地上的教会。面对如此普遍的圣经教导，我们实在无法在圣经现象的基础上来质疑它的无误性。

以上的结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圣经的现象，甚至我们应该去忽略它们。要知道忽略圣经的现象很可能造成对上帝圣言本身的忽略。上帝要我们来默想他的话（诗 1:2），并且在世遵循他所有的话语（申 8:3，太 4:4）。因此，当我们愈发深入的研究上帝话语时，我们必然就会遇到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会遇到问题，是因为我们理解的能力不完全。但我们还是需要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解释它们，这便让我们在上帝的教导上得着益处，并且让我们所教导的人也一同受益。

然而，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弃理性的自主（回忆 3-7 章的内容），因为这种观念认定人类的理性可以成为评价真理的终极标准。我们应该用信心来取而代之，从一开始就持定这样的预设，即上帝是真实的，并且他通过圣经将自己位格性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是他的话语，而非我们的智慧，才是我们的终极标准。这一点在我们所有的行动存留上都是真实可靠的，因此它对于我们研究圣经也是完全可靠的。

并且在我们没有信心来领受圣经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自己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正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要弄清楚所有问题才信的方式并不是基督徒得着信心的方式。唯有上帝的话语决定着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一旦我们有了信心，我们看待难题的方式就会不同于从前。难题试验着我们的信心，但这一切的试验都不过是围绕着上帝自我的见证。对亚伯拉罕就是如此，即使他个人对上帝的经历仅仅不过几次。而我们接触到的对上帝信实的见证，远超过亚伯拉罕，在三千多年来的历史中，上帝向他的选民说话（借着上帝的话语，先知、使徒的宣告和圣经上的话），不断证明他话语的真实。这些启示塑造了基督徒思考的方式和他的心灵世界。对这样的基督徒而言，对圣经的攻击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这些挑战无法在上帝充满万有的见证面前立得住脚。

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圣经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是因为两个原因：人的有限与罪性。我们因为有限，无法完全地理解上帝无比丰富的属性和作为：上帝如何可以是一而三的；永恒的上帝是如何进入人类历史的；既然他是良善的，为什么却许可罪恶的存在；有至高主权的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来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

我们的有限也拦阻了我们无法对上帝的世界，即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识，有完全的认识。因为时空的距离，我们很难像圣经时代的人那样，充分认识当时时代的文化。我们很难去了解在部族和君主统治的文化处境下，整个社会生活是如何运转的，那些圣经叙事背后的风俗习惯，圣经诗歌的属性，以及当时的文学手法对圣经含义表达的影响。

当我们面对这些圣经难题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限制，因而以谦卑的心阅读圣经。当我们遇到难题时，需要坦诚地说“我并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难题”。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有的科学家在遇到一些现象与他们的理论相冲突时，也都是这样。科学家在大量的证据支持他们理论的时候，如果遇到相冲突现象，他们通常都有理由相信现象的冲突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解释，即或他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们会发现圣经中存在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罪。在罗马书一章中我们看到罪人会“阻挡”上帝显明在自然界中的启示，并将其看为是谎言。他们也用一样的作法来对待圣经，唯有圣灵才能完全改变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正因为圣灵，信

徒才有可能胜过自身罪性对圣经的扭曲。但是对于信徒而言，我们在今生仍然无法进入完全脱离罪的状态，我们每天仍然要面对撒旦的试探，他引诱我们去采用那些不信的观点和有罪的行为，而相信不信的观点**本身就是有罪的行为**。

有时信徒的想法会和不信的人非常相似。他们会相信自由神学学者的学术权威性，以所谓学术的观点将圣经看成是一本人的著作。这些学术研究一致地宣称圣经的世界观不可能是真实的，其中所记载的神迹从未发生过，也不存在预示性的预言，并且上帝不可能向人类说出任何词组和句子。

这种所谓的学术自主通常都有着极其强势的宣告。在过去这类学者常常都会发表某些研究结论，并宣称它们是“现代学术有把握完全证实的”，然而今天人们却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我们今天仍然很不解，这些现代学者是如何做到轻易地宣称《出埃及记》当中的某一部分一定是出于另外一个作者的手笔，以及福音书中某一个描述耶稣的句子一定不是源自福音书，而是有另外的出处。面对布尔特曼所宣称的耶稣的位格对保罗和约翰都不重要的说法，C. S. 路易斯这样回答道：

这个博学的德国人是通过什么怪异的程序，让自己盲目地相信了那些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无法看到的事情<sup>1</sup>？

之后路易斯还说道：

这些人试图让我相信他们可以读懂圣经字句后面的意思。而事实却证明他们无法明白这些话语（在所有值得讨论的议题上）的含义。他们宣告说看到了蝇卵，而实际上他们连白天在船上十码远处的大象都看不到<sup>2</sup>。

对于相信自由神学的圣经评论家和相信圣经的信徒，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甚至也不在于不同的预设（虽然必然包含这一区别）。自由神学家看待圣经的文本时，是带着一种站不住脚却自我高举的态度，自以为有能力可以完全探明那些关于古代文化与作者的一切始末。基督徒应当知道他们的信心与那些自由主义神学传统的学者有着天壤之别。虽然他们常常受试探去依仗前者的那种自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基督徒应当靠着神的恩典来逃避这种试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意味着我们在遇到圣经难题的时候，坦诚地回答一句“我不知道”。

---

<sup>1</sup> 路易斯所写的“现代神学和圣经评鉴”（*Modern Theology and Biblical Criticism*），见 W. Hooper 所编的《基督教信仰反思》（*Christian Reflections*），第 156 页

<sup>2</sup> *Ibid.*, 157. 同上，第 157 页